

明儒學案

冊三

明儒學案卷十二 浙中二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繩祖
徐北瀾
熊榮祖
劉秉楨

郎中王龍谿先生畿

王畿字汝中別號龍谿浙之山陰人弱冠舉於鄉嘉靖癸未下第歸而受業於文成丙戌試期遂不欲往文成曰吾非以一第爲子榮也顧吾之學疑信者半子之京師可以發明耳先生乃行中是年會試時當國者不說學先生謂錢緒山曰此豈吾與子仕之時也皆不廷試而歸文成門人益進不能徧授多使之見先生與緒山先生和易宛轉門人日親文成征思田先生送至嚴灘而別明年文成卒於南安先生方赴廷試聞之奔喪至廣信斬衰以畢葬事而後心喪壬辰始廷對授南京職方主事尋以病歸起原官稍遷至武選郎中時相夏貴溪惡之三殿災吏科都給事中戚賢上疏言先生學有淵源可備顧問貴溪草制僞學小人黨同妄薦謫賢外任先生亦再疏乞休

予告踰年當考察南考功薛方山與先生學術不同欲借先生以正學術遂填察典先生林下四十餘年無日不講學自兩都及吳楚閩越江浙皆有講舍莫不以先生爲宗盟年八十猶周流不倦萬歷癸未六月七日卒年八十六天泉證道紀謂師門教法每提四句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緒山以爲定本不可移易先生謂之權法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則意知物俱是無善無惡相與質之陽明陽明曰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者卽本體便是工夫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者須用爲善去惡工夫以漸復其本體也自此印正而先生之論大抵歸於四無以正心爲先天之學誠意爲後天之學從心上立根無善無惡之心卽是無善無惡之意是先天統後天從意上立根不免有善惡兩端之決擇而心亦不能無雜是後天復先天此先生論學大節目傳之海內而學者不能無疑以四有論之唯善是心所固有故意知物之善從中而發惡從外而來若心體既無善惡則意知物之惡固妄也善亦妄也工夫旣妄安得謂之復還本體斯言也於陽明平日之言無所考見獨先生言之耳然先生他

日答吳悟齋云至善無惡者心之體也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也知善知惡者良知也爲善去惡者格物也此其說已不能歸一矣以四無論之大學正心之功從誠意入手今日從心上立根是可以無事乎意矣而意上立根者爲中下人而設將大學有此兩樣工夫歟抑祇爲中下人立教乎先生謂良知原是無中生有卽是未發之中此知之前更無未發卽是中節之和此知之後更無已發自能收斂不須更主於收斂自能發散不須更期於發散當下現成不假功夫修證而後得致良知原爲未悟者設信得良知過時獨往獨來如珠之走盤不待拘管而自不過其則也以篤信謹守一切矜名飾行之事皆是犯手做作唐荆川謂先生篤於自信不爲行迹之防包荒爲大無淨穢之擇故世之議先生者不一而足夫良知旣爲知覺之流行不落方所不可典要一著功夫則未免有礙虛無之體是不得不近於禪流行卽是主宰懸崖撒手茫無把柄以心息相依爲權法是不得不近於老雖云真性流行自見天則而於儒者之矩矱未免有出入矣然先生親承陽明末命其微言往往而在象山之後不能無慈湖文成之後不能無龍谿以爲學術之盛衰因之慈湖決象山之瀾而先生疏河導源於文成之學固多所發明也

語錄

珍做宋版印

今人講學以神明爲極精開口便說性說命以日用飲食聲色財貨爲極麤人面前不肯出口不知講解得性命到入微處意見盤桓只是比擬卜度與本來生機了不相干終成俗學若能於日用貨色上料理時時以天則應之超脫淨盡乃見定力○朋友有守一念靈明處認爲戒懼功夫纔涉言語應接所守功夫便覺散緩此是分內外靈明無內外無方所戒懼亦無內外無方所識得本體原是變動不居雖終日變化云爲莫非本體之周流矣以上冲元會紀○聖人所以爲聖精神命脈全體內用不求知於人故常常自見己過不自滿假日進於無疆鄉愿惟以媚世爲心全體精神盡從外面照管故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梅純甫問答○致良知只是虛心應物使人人各得盡其情能剛能柔觸機而應迎刃而解如明鏡當空妍媸自辨方是經綸手段纔有些子才智伎倆與之相形自己光明反爲所蔽維揚晤語○有所不爲不欲者良知也無爲無欲者致知也復陽堂會語○吾人一切世情嗜欲皆從意生心本至善動於

意始有不善若能在先天心體上立根則意所動自無不善世情嗜欲自無所容致知功夫自然易簡省力若在後天動意上立根未免

有世情嗜欲之雜致知功夫轉覺繁難顏子先天之學也原憲後天之學也○古者教人只言藏修游息未嘗專說閉關靜坐若日日應感時時收攝精神和暢充周不動於欲便與靜坐一般若以見在感應不得力必待閉關靜坐養成無欲之體始爲了手不惟蹉却見在功夫未免喜靜厭動與世間已無交涉如何復經得世○乾元用九是和而不倡之義吾人之學切忌起爐作竈惟知和而不倡應機而動故曰乃見天則有凶有咎皆起於倡

以上三山麗澤錄

○良知宗

說同門雖不敢有違然未免各以其性之所近擬議攬和有謂良知非覺照須本於歸寂而始得如鏡之照物明體寂然而妍媸自辨滯於照則明反眩矣有謂良知無見成由於修證而始全如金之在鑛非火符鍛鍊則金不可得而成也有謂良知是從已發立教非未發無知之本旨有謂良知本來無欲直心以動無不是道不待復加銷欲之功有謂學有主宰有流行主宰所以立性流行所以立命而以良知分體用有謂學貴循序求之有本末得之無內外而以致知別始終此皆論學同異之見不容以不辨者也寂者心之本體寂以照爲用守其空知而遺照是乖其用也見入井孺子而惻隱見嘽蹶之食而羞惡仁義之心本來完具感觸神應不學而能也若謂良知由

修而後全撓其體也良知原是未發之中無知而無不知若良知之前復求未發卽爲沉空之見矣古人立教原爲有欲設銷欲正所以復還無欲之體非有所加也主宰卽流行之體流行卽主宰之用體用一原不可得而分分則離矣所求卽得之之因所得卽求之之證始終一貫不可得而別別則支矣吾人服膺良知之訓幸相默證務求不失其宗庶爲善學也已○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太華岑先師謂象山之學得力處全在積累須知涓流卽是滄海拳石卽是泰山此是最上一機不由積累而成者也擬峴臺會語○立志不真故用功未免間斷須從本原上徹底理會種種嗜好種種貪著種種奇特技能種種凡心習態全體斬斷令乾乾淨淨從混沌中立根基始爲本來生生真命脈此志旣真功夫方有商量處斗山會語○先師講學山中一人資性警敏先生漫然視之屢問而不答一人不顧非毀見惡於鄉黨先師與之語竟日忘倦某疑而問焉先師曰某也資雖警敏世情機心不肯放舍使不聞學猶有敗露悔改之時若又使之有聞見解愈多趨避愈巧覆藏愈密一切圓融智慮爲惡不可復悛矣某也原是有力量之人一時狂心銷遏不下今旣知悔移此力量爲善何事不辦此待兩人所以異也休寧會語○念菴謂世間

無有見成良知非萬死功夫斷不能生以此較勘虛見附和之輩未爲不可若必以見在良知與堯舜不同必待功夫修證而後可得則未免矯枉之過曾謂昭昭之天與廣大之天有差別否松原暗語○

夫一體之謂仁萬物皆備於我非意之也吾之目遇色自能辨青黃是萬物之色備於目也吾之耳遇聲自能辨清濁是萬物之聲備於耳也吾心之良知遇父自能知孝遇兄自能知弟遇君上自能知敬遇孺子入井自能知怵惕遇堂下之牛自能知覈黷推之爲五常擴之爲百行萬物之變不可勝窮無不有以應之是萬物之變備於吾之良知也夫目之能備五色耳之能備五聲良知之能備萬物之變以其虛也致虛則自無物欲之間吾之良知自與萬物相爲流通而無所疑滯後之儒者不明一體之義不能自信其心反疑良知涉虛不足以備萬物先取古人孝弟愛敬五常百行之迹指爲典要揣摩依仿執之以爲應物之則而不復知有變動周流之義是疑目之不能辨五色而先塗之以丹雘耳之不能辨五聲而先聒之以宮羽豈惟失却視聽之用而且汨其聰明之體其不至聾且瞶者幾希宛陵

會語

○天機無安排有寂有感卽是安排○千古學術只在一念之微上求三月不違不違此也日月至至此也一念之微只在慎獨○

人心只有是非是非不出好惡兩端忿與慾只好惡上略過些子其幾甚微懲忿窒慾復其是非之本心是合本體的功夫○論工夫聖人亦須困勉方是小心緝熙論本體衆人亦是生知安行方是真機直達○心之官則思出其位便是廢心職學者須信得位之所在始有用力處○古人說疑命疑道真機透露卽是疑若真心透露未有個疑的工夫便是沉空守寂○先師自云吾居夷以前稱之者十九鴻臚以前稱之者十之五議者十之五鴻臚以後議之者十之九矣學愈真切則人愈見其有過前之稱者乃其包藏掩飾人故不得而見也○致良知是從生機入手乃是見性之學不落禪定○問問思雜慮如何克去曰須是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從真機上用功自無此病○常念天下無非省多少忿戾○父子兄弟不責善全得恩義行其中如此方是曲成之學○一友用功恐助長落第二義答云真實用功落第二義亦不妨○立心要虛惟虛集道常使胸中豁豁無些子積滯方是學張子太和篇尙未免認氣爲道若以清虛一大爲道則濁者實者散殊者獨非道乎○問應物了卽一返照何如曰當其應時真機之發卽照何更索照○日往月來月往日來自然往來不失常度便是存之之法水西會語○樂是心之本體本是活潑本是

脫灑本無罣礙繫縛堯舜文武之兢兢業業翼翼乾乾只是保任得此體不失此活潑脫灑之機非有加也

答汪南明

○靜者心之本體

濂溪主靜以無欲爲要一者無欲也則靜虛動直主靜之靜實兼動靜之義動靜所遇之時也人心未免逐物以其有欲也無欲則雖萬感紛擾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一念空寂而未嘗靜也

答吳中淮

○

良知是天然之靈機時時從天機運轉變化云爲自見天則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何嘗照管得又何嘗不照管得

豐城答問

○劉獅泉曰

人之生有性有命吾心主宰謂之性性無爲者也故須出頭吾心流行謂之命命有質者也故須運化常知不落念所以立體也常運不成念所以致用也二者不可相離必兼修而後可爲學先生曰良知原是性命合一之宗卽是主宰卽是流行故致知功夫只有一處用若說要出頭運化要不落念不成念如此分疏卽是二用二卽支離到底不能歸一○知者心之本體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是非本明不須假借隨感而應莫非自然聖賢之學惟自信得及是是非非不從外來故自信而是斷然必行雖遜世不見是而無悶自信而非斷然必不行雖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如此方是毋自欺方謂之王道何等易簡直截後世學者不能自信未免倚靠於外

動於榮辱則以毀譽爲是非惕於利害則以得失爲是非攙和假借轉摺安排益見繁難到底只成就得霸者伎倆而聖賢易簡之學不復可見

答林退齋

○耿楚侗曰陽明拈出良知二字固是千古學脈

亦是時節因緣春秋之時功利習熾天下四分五裂人心大壞不復知有一體之義故孔子提出個仁字喚醒人心求仁便是孔氏學脈到孟子時楊墨之道塞天下人心戕賊不得不嚴爲之防故孟子復提出義非義則仁無由達集義便是孟氏學脈晉梁而下佛老之教淫於中國禮法蕩然故濂溪欲追復古禮橫渠汲汲以禮爲教執禮便是宋儒學脈禮非外飾人心之條理也流傳既久漸入支離心理分爲兩事故陽明提出良知以覺天下使知物理不外於吾心致知便是今日學脈皆是因時立教先生曰良知是人身靈氣醫家以手足痿痺爲不仁蓋言靈氣有所不貫也故知之充滿處卽是仁知之斷制處卽是義知之節文處卽是禮說個仁字沿習既久一時未易覺悟說個良知一念自反當下便有歸著尤爲簡易○良知是造化之精靈吾人當以造化爲學造者自無而顯於有化者自有而歸於無吾之精靈生天生地生萬物而天地萬物復歸於無無時不造無時不化未嘗有一息之停自元會運世以至於食息微渺莫不皆然

如此則造化在吾手而吾致知之功自不容已矣○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原是變動周流此便是學問頭腦若不見得良知本體只在動靜二境上揀擇取舍不是妄動便是著靜均之爲不得所養以

上東遊會語

○當下本體如空中鳥跡水中月影若有若無若沉若

浮擬議卽乖趨向轉背神機妙應當體本空從何處識他於此得個悟入方是無形象中真面目不著纖毫力中大著力處也○近溪之學已得其大轉機亦圓自謂無所滯矣然尙未離見在雖云全體放下亦從見上承當過若到毀譽利害真境相逼尙未免有動他却將動處亦把作真性籠罩過去認做煩惱卽菩提與吾儒盡精微時時緝熙功夫尙隔一塵○良知一點虛明便是作聖之機時時保任此一點虛明不爲日晝梏亡便是致知蓋聖學原是无中生有顏子從裏面無處做出來子貢子張從外面有處做進去無者難尋有者易見故子貢子張一派學術流傳後世而顏子之學遂亡後之學者沿習多學多聞多見之說乃謂初須多學到後方能一貫初須多聞多見到後方能不藉聞見而知此相沿之弊也初學與聖人之學只有生熟不同前後更無兩路假如不忍艱難怵惕入井不屑嚙蹴真機神應人力不得而與豈待平時多學而始能充不忍一念便可以王

天下充怵惕一念便可以保四海充不屑不受一念義便不可勝用此可窺孔孟宗傳之旨矣○忿不止於憤怒凡嫉妒褊淺不能容物念中悻悻一些子放不過皆忿也慾不止於淫邪凡染溺蔽累念中轉轉貪戀不肯舍却皆慾也慾窒之功有難易有在事上用功者有在念上用功者有在心上用功者事上是遏於已然念上是制於將然心上是防於未然懲心忿窒心慾方是本原易簡功夫在意與事上遏制雖極力掃除絕無廓清之期○問伊川存中應外制外養中之學以爲內外交養何如曰古人之學一頭一路只從一處養譬之種樹只養其根根得其養枝葉自然暢茂種種培植壅灌溉修枝剔葉刪去繁冗皆只是養根之法若既養其根又從枝葉養將來便是二本支離之學晦菴以尊德性爲存心以道問學爲致知取證於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之說以此爲內外交養知是心之虛靈以主宰謂之心以虛靈謂之知原非二物舍心更有知舍存心更有致知之功皆伊川之說誤之也涵養工夫貴在精專接續如雞抱卵先正嘗有是言然必卵中原有一點真陽種子方抱得成若是無陽之卵抱之雖勤終成段卵學者須識得真種子方不枉費功夫明道云學者須先識仁吾人心中一點靈明便是真種子原是生生不息之機種

子全在卯上全體精神只是保護得非能以此精神助益之也以上
龍華會紀

○耿楚侗曰一念之動無思無爲機不容已是曰天根一

念之了無聲無臭退藏於密是曰月窟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
心動處卽是天根歸原處卽是月窟纔攙和納交要譽惡聲意思便
人根非天根鬼窟非月窟矣先生曰良知覺悟處謂之天根良知凝
聚處謂之月窟一姤一復如環無端○育問近溪守中之訣者羅子
曰否否吾人自咽喉以下是爲鬼窟天與吾此心神如此廣大如此
高明塞兩間彌六合奈何拘囚於鬼窟中乎問調息之術如何羅子
曰否否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息安用調問何修而得心和羅子
曰和妻子宜兄弟順父母心斯和矣先生曰守中原是聖學虞廷所
謂道心之微精者精此一者一此是謂允執厥中情反於性謂之還
丹學問只是理會性情吾人此身自頂至踵皆道體之所寓真我不
離軀殼若謂咽喉以下是鬼窟是強生分別非至道之言也調息之
術亦是古人立教權法從靜中收攝精神心息相依以漸而入亦補
小學一段功夫息息歸根謂之丹母若只以心和氣和形和世儒常
談籠統承當無入悟之機

答楚侗

此可見二溪學問不同近溪入

於禪龍溪則兼乎老故有調息法

○良知者性之靈根所謂本體也

知而曰致翕聚緝熙以完無欲之一所謂功夫也良知在人學不慮爽然由於固有神感神應盎然出於天成本來真頭面固不待修證而後全若徒任作用爲率性倚情識爲通微不能隨時翕聚以爲之主倏忽變化將至於蕩無所歸致知之功不如是之疏也

書同心

冊○良知二字是徹上徹下語良知是知非良知無是無非知是知非卽所謂規矩忘是非而得其巧卽所謂悟也○鄉黨自好與賢者所爲分明是兩條路徑賢者自信本心是是非非一毫不從人轉換鄉黨自好卽鄉愿也不能自信未免以毀譽爲是非始有違心之行徇俗之情虞廷觀人先論九德後及於事乃言曰載采采所以符德也善觀人者不在事功名義格套上惟於心術微處密窺而得之

雲門問答

○良知不學不慮終日學只是復他不學之體終日慮只是復他不慮之體無工夫中真工夫非有所加也工夫只求日減不

求日增減得盡便是聖人後世學術正是添的勾當所以終日勤勞更益其病果能一念惺惺泠然自善窮其用處了不可得此便是究竟話

答徐存齋

○尹洞山舉陽明語莊渠心常動之說先生曰然莊

渠爲嶺南學憲時過贛先師問子才如何是本心莊渠云心是常靜的先師曰我道心是常動的莊渠遂拂衣而行末年予與荆川請教

於莊渠莊渠首舉前語悔當時不及再問予曰是雖有矯而然其實
心體亦原如此天常運而不息心常活而不死動卽活動之義非以
時言因問心常靜之說莊渠曰聖學全在主靜前念已往後念未生
見念空寂既不執持亦不茫昧靜中光景也又曰學有天根有天機
天根所以立本天機所以研慮予因問天根與邵子同否莊渠曰亦
是此意予謂邵子以一陽初動爲天根天根卽天機也天根天機不
可並舉而言若如公分疏亦是靜存動察之遺意悟得時謂心是常
靜亦可謂心是常動亦可謂之天根亦可謂之天機亦可心無動靜
動靜所遇之時也

南遊會紀

○問知行合一曰天下只有個知不行

不足謂之知知行有本體有工夫如眼見得是知然已是見了卽是
行耳聞得是知然已是聞了卽是行要之只此一個知己自盡了孟
子說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無不知敬其兄止曰知而已知便能了
更不消說能愛能敬本體原是合一先師因後儒分爲兩事不得已
說個合一知非見解之謂行非履蹈之謂只從一念上取證知之真
切篤實卽是行行之明覺精察卽是知知行兩字皆指功夫而言亦
原是合一的非故爲立說以強人之信也○人心虛明湛然其體原
是活潑豈容執得定惟隨時練習變動周流或順或逆或縱或橫隨

其所爲還他活潑之體不爲諸境所礙斯謂之存以上華陽會語○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良知是天然之則物是倫物所感應之迹如有父子之物斯有慈孝之則有視聽之物斯有聰明之則感應迹上循其天則之自然而後物得其理是之謂格物非卽以物爲理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物者因感而有意之所用爲物意到動處易流於欲故須在應迹上用寡欲工夫寡之又寡以至於無是之謂格物非卽以物爲欲也物從意生意正則物正意邪則物邪認物爲理則爲太過訓物爲欲則爲不及皆非格物之原旨斗山會語○鄧定宇曰良知渾然虛明無知而無不知知是知非者良知自然之用亦是權法執以是非爲知失其本矣又曰學貴自信自立不是倚傍世界做得的天也不做他地也不做他聖人也不做他求自得而已先生曰向承教議知靜中所見甚深所見甚大然未免尙從見上轉換此件事不是說了便休須時時有用力處時時有過可改消除習氣抵於光明方是緝熙之學此學無小無大無內無外言語威儀所以凝道密窺吾兄感應行持尙涉做作有疎漏若是見性之人真性流行隨處平滿天機常活無有剩欠自無安排方爲自信也定宇曰先生之意但欲此機常行而不住常活而不死思而不落想像動而不屬安排